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三十九回 匡胤射龍解水厄 鄭恩問路受人欺

詩曰：維水湯湯勢溢決，奔騰澎湃城幾沒。

中有怪物似游龍，屈伸翻覆民遭劫。

安得蒞治有仁慈，拭目愀然係所思。

睹此顛連誠畫策，莫安國土鎮氓蚩。

話說柴榮因又得了趙普，甚是喜悅，大設筵席，慶賀會飲。正在觥籌交錯之際，忽見門官慌慌張張跑上堂來，跪下稟道：「千歲王爺，了不得，禍事到了！太清河水泛平湖，水頭高有十餘丈，把兩岸居民衝去了無數，現今離東門不遠，望千歲作速定奪。」柴榮聽報，不勝驚慌，叫聲：「列位賢弟，這太清河水漲，衝去民房，勢非小比，列位可同愚兄去一看，作何處置。」說罷，眾人一齊離席，出了轅門，急忙而走。還未曾到東門，又有人來報，說水已到了東門的城下，兩重門都被水沒了。柴榮聞報，急從馬道上城，至城樓邊手扶垛口，往下觀看，祇見太清河竟似一片大海，那水勢汪洋，波濤有數十丈之高，聲如獅吼雷鳴，望著城上撲來。轉眼之間，那水又漲上來了，竟把禪州的城牆沒了半截。

柴榮看了，祇是握手跌足，仰天長嘆，祇叫一聲：「蒼天！想柴榮命薄，受不得周王爵上之封，故此天降災殃，洪水為禍，眼看城郭沉淪，民藏魚腹。但柴榮沒福，祇當淹吾一身足矣，何必連累滿城百姓，皆遭此劫？」話未完，祇聽嘩啦一聲，那水把城牆一激，震動樓閣，祇把柴榮唬得面如土色。當下趙普見此水勢激烈，波濤不止，開言說道：「千歲，某聞江河湖海，俱有水伯龍神掌管其消長之權，若無天曹敕令，也不敢淹沒城池，擅行禍害，如人民該遭劫數，千歲雖多憂急，總是徒然。某今細觀這水頭祇往上衝，其中必有緣故，據臣看來，不是河神討祭，定是孽龍作耗，古云聖天子有百靈護佑，大將軍有八面威風，一福能消百禍，一正能除百邪。依臣之見，殿下可備祭禮以祀之，或者仗殿下威福，保全一郡生靈，也未可定。」

柴榮依議，令人速備祭禮，不一時，把豬羊禮物，擺設城頭，插燭拈香，柴榮下拜，祝告道：「柴榮奉天子之命，蒞鎮禪州，不敢虐民酷吏，妄肆行為。今遇水患大災，如果滿城生靈該遭此劫，柴榮願以一身當之，免了百姓之厄。若神明矜恕，祈求速退洪波，以全微命，柴榮回京之日，即當奏聞天子，建設羅天大醮，報謝天地龍神。望神明靈鑒。」祝罷，祭酒，焚化紙錢。往城下一看，那水兀是不退，反往上衝，比前更又長了，離垛口不遠。

看官：這水不往別處去，祇望上長，卻是為何，這卻是郭威所致。那郭威本是烏龍降世，奉玉帝旨意下凡，與趙匡胤打前站。今在汴梁即了帝位，一心記念柴后娘娘病在禪州，未能進京相會。這日在官無事，酣息龍床，不期元神出竅，竟往禪州而來，路過太清河，把水就帶了起來。他在那波浪之中，看見柴榮立在城上，心下便是歡喜，顛著頭道：「我的兒，想殺了我，你那姑娘在於何處？怎麼不見他來迎接？」因此渾身走趨動，往城上一躍，祇見一片黑雲裹住了水頭，竟往上面撲來。唬得柴榮往後一仰，那水頭就嘩啦一聲，復又弔了下去。說話的，又說差了，這水既已到了城上，怎麼會得掉了下去？若果如此，則從古再無漂沒之患，又何必多備禦水之具，提防其災。

看官：這又不然。從來淹沒城池，乃是天心降禍，人民該受其殃，所以憑你城郭堅固，堤閘重重，祇消水勢一衝，一切皆藏魚腹，頓成大海汪洋。今日這水乃是郭威所致，因他攪動，所以時為上下。況城上有三帝存身，莫說趙匡胤弟兄是宋朝真命，就是柴榮也有七年天子之福，諸神也來護佑，這水怎能為禍。

當時郭威元神復又往城上躡來，那保駕神著忙，便施威力，神光逼住了水，往下一打，這水頭就往兩邊一分，那龍隨著水頭便退了下去。不多時，水頭仍舊長將上來，剛剛的到得垛口，卻就消了下去。一連幾次，都不得上來。柴榮唬得渾身發抖，匡胤心內也甚驚慌，張光遠面色如紙灰一般，羅彥威形容若失魄相似，匡義呆呆的祇把水看，趙普連連的頻把頭搖。惟有鄭恩急得手足無措，祇是怪叫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，樂子今日活不成了！」一邊口裏亂叫，一邊望城外看著水。那水忽又轟的一聲長將上來，濺了鄭恩一身的水，鄭恩道：「驢球入的，你怎麼沒著樂子身上？」順著雌雄眼偶然看去，祇見水裏隱隱的藏著一物，在那裏搖頭擺尾，舞爪張牙，像要上來的意思。祇見那物：

渾身似黑漆，遍體長烏鱗。

不住雙睛閃，頻將二角輪。

長軀旋汲浪，巨口吐波雲。

隨風借水力，翻覆任升沉。

鄭恩一見，怪叫連天：「好驢球入的，你在那裏泛水洗澡麼！二哥快來，看那水裏的怪物。」匡胤壯膽上前道：「怪在那裏？」鄭恩用手指道：「這不是怪麼，他正在水裏看著你哩。」匡胤定睛細看，果然隱隱的有一怪物，見他伏在水裏。不多一會，那怪又是轉動起來。鄭恩喊道：「不好了，他要把城牆撞倒了，待樂子拿裏棍來打這驢球入的。」匡胤道：「賢弟，你這棍短，恐打不著，倒不如拿前來，待愚兄射他，或者可退。」即分付左右取弓箭來。須臾弓箭取到，匡胤接過手中，扣滿弦，搭上箭，弓開弦響，祇聽嗖的一箭，射入水中，正中在那烏龍的左眼。那龍負痛，把尾在水中一擺，把水帶上來，比城還高。匡胤唬得倒退不迭。祇聽得滔滔水響，登時之間，城牆露出半截。鄭恩拍手叫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這驢球入的中了箭去了。」柴榮等眾人一齊往城垛口望外一看，祇見城牆都已露了出來，不多時，把水退盡了。

看那城外的民房，衝成一片平地，居民漂流，不計其數。不是三帝在城，祇怕禪州一城的百姓，皆為水鬼。當時眾人見水已退盡，皆頂禮神明，欣喜不盡，仍從馬道下了城樓，早有手下人牽了馬匹伺候。各人上了馬，回至帥府，離鞍上堂。柴榮分付重整酒席，一來壓驚，二來慶賀。須臾酒筵已至。柴榮滿泛金杯，雙手遞與匡胤道：「不是賢弟一箭之功，愚兄亦難保矣。請飲此杯，聊酬大德。」匡胤道：「此乃兄長洪福所致，於弟何干？」柴榮又斟一杯與鄭恩賀功。以下諸人，各各酬賀。當日情歡意樂，飲至黃昏而散。

次日，柴榮督令在城軍民，往城外整理水場，搭造民房，以備各處遭民遷來居住。此一番水患，正是：

已見稠居成藪澤，再籌生聚固城隅。

按下禪州之事，且說中箭之龍。蓋因周主一心想念柴后娘娘，這日朝政得暇，無事在宮，一時困倦，假寐片時，不期元神出竅，來到禪州興波逐浪，被匡胤射這一箭，中了左眼，負痛歸原，大叫一聲，滾下龍床，把隨侍的宮官個個驚惶不止。周主暈去了半晌，漸漸還過氣來，祇罵一聲：「紅臉的賊，朕與你何讎，暗箭傷朕之目，左右快與朕綁來，不可放走！」宮官跪下奏道：「啟萬歲，宮中並無紅臉賊，想夢中所見，還請萬歲安神。」周主聽宮官之言，定性一回，方纔明白，就問宮官：「甚麼時候了？」宮官道：「正交午時。」周主道：「朕方纔到禪州，被一個紅臉賊箭傷了左目，疼痛難忍，爾等看朕目有傷否？」宮官道：「啟萬歲，左目青腫，有血微流。」周主便召御醫入宮調治，太醫官診視明白，取神丹點上，登時止痛，祇是傷了瞳神，一時不能回光速愈。周主又傳旨意：「差官速上禪州，言朕有病，請娘娘刻日到京。」差官領旨，星夜趕至禪州，至帥府堂上，開讀了旨意。

柴榮謝了旨，稟過了姑娘，準備鑾輿，擇日起行，點了三千人馬護從，將禪州交與韓通掌管。柴娘娘愛惜民力，分付路程遙遠，免了鑾駕，祇乘小車一輛。帶同各家盟友等眾及護從人馬，是日齊出禪州，望東京進發。有詩為證：

炎天車駕載同行，欲到繁華錦繡邦。

祇為后妃存民力，故叫儀仗莫縱橫。

車駕在路行程，祇因柴娘娘病體未曾痊愈，又兼天氣炎熱，趕不多，一日祇行八十里。那日到了晌午時分，娘娘在車內叫聲：「賢姪。」柴榮一馬至前叫道：「姑娘，姪兒在此。」柴娘娘問道：「天有多早了？」柴榮答道：「交午了。」娘娘道：「我身體勞頓，住了罷。」柴榮遵命，一聲令下，登時安了行營。娘娘下車歇息，柴榮侍奉。不提。

單說匡胤及趙普等六人，帶了手下人等，另外立下營盤。因是天氣暑熱，眾人寬去衣袍，多在那避陰之處坐地乘涼。祇有鄭恩把上身衣服脫得精光，坐在地下，手內拿了一個草帽，不住的扇風，望著匡胤說道：「二哥，樂子渾身出汗，祇是怕熱，這便怎處？」匡胤道：「常言說冷是私房冷，熱是大家熱，兄弟，你祇消靜坐一回，自然生涼，何必燥暴。」鄭恩道：「樂子耐不得了，二哥，你也可怕熱，樂子與你洗澡，何如？」匡胤道：「那裏去洗？」鄭恩道：「河裏去洗，豈不爽快麼。」匡胤隨：「這個爽快，愚兄卻未慣，不好去洗。」鄭恩道：「樂子便與張兄弟去。」光遠道：「我不會浮水，不去。」鄭恩道：「羅兄弟，你和樂子去罷。」彥威道：「這個不敢奉陪。」眾人多厭薄他粗鹵，再無一人肯和他同去。鄭恩嘻嘻笑道：「二弟，這般火熱，虧你耐得，你何不同著樂子去洗一回澡，好不涼哩。」匡胤道：「小弟身子不快，不敢去洗。」鄭恩見他也不肯去，祇得回頭向趙普道：「你便和樂子去罷。」趙普笑道：「甚好，祇是學生無福，失陪了。」鄭恩見眾人都去，悶悶不悅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樂子好意叫你們洗澡，原來都是不識人照顧的。」匡胤聽了，便道：「兄弟，你忒也多事，他們不喜洗澡，由他罷了，要去你便自去，何必有這許多囉囉。」鄭恩道：「你們不去，樂子也不去了不成。」遂把青布衫搭在胳膊上，赤了兩腿，帶上草帽，出了營盤，望西而走，眾人都去不理他。他便一口氣走了有三里多路，立住了腳，自家問著自家道：「樂子一時賭氣，要來洗澡，怎麼走了多路，兀自不見有河，樂子如今走那搭兒去呢。」東張西望，躊躇了半晌，說道：「樂子不去洗了，回去罷。」正待轉身，忽又說道：「不好，樂子回去不打緊，反叫他們笑話。」又呆呆的立著，思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有了，樂子且坐在這裏，等那過路的來，問他那裏有河，便好洗澡。」說罷，把青布衫兒往地下一丟，將身坐在上面，往四下觀看，那來往的人雖也不少，祇是離他遠遠的走，不肯到他跟前經過。鄭恩罵道：「這些驢球入的，為甚不到樂子跟前來，恁的懶賴。」原來鄭恩坐在荒地之上，又不是經由道路，如何得有人在他跟前行過。鄭恩因見無人，扒起身來，拿了布衫兒，望大路而走。

此時正是七月天氣，恰值莊家正割早稻之時，那前面一人挑了一擔稻子，正在奔走。鄭恩趕上前，一把抓住了脖子。那人指望回過頭來，看是誰人，誰知鄭恩的手掌闊大，力氣粗重，不但回不過頭，連那擔子都掙扎不得。鄭恩罵道：「驢球入的，你要掙麼，樂子問你，那裏有河？」那人道：「是誰這般取笑，你看我挑著重擔子在這裏，你便拉住了我作樂，卻不道折了我的腰，不是當耍，快些放了手，若不放時，我就罵了。」鄭恩道：「驢球入的，你罵。」把手祇一按，那人挑著一擔稻子，那裏經得這一按？祇聽得轟隆一聲響處，連人連擔，跌倒在地，口裏喊道：「那個遭瘟的，把我這等戲耍？我是不肯甘休的。」爬起身來，欲要認真，舉眼看見了鄭恩，祇唬得往後倒退，驚疑不定。古云：「神鬼怕惡人。」那人雖然發惱，見了鄭恩這般形容，唬得魂已沒了，那裏還敢破口，祇得叫一聲：「朋友，我又不認得你，為甚按我這一交？」鄭恩道：「驢球入的，樂子好好的問你，你怎麼不來回答？」那人聽鄭恩口裏老子長，老子短，說來不甚清楚。欲要與他爭鬧，諒來這個惡人，對付他不過。欲待不理他，挑了擔子自走，又怕他拉住了，一時掙不去。沒奈何，祇得勉強賠笑，叫道：「朋友，你問我甚麼？」鄭恩道：「樂子祇問你那裏有河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們這裏的河也多，不知你問的是那一條河？」鄭恩道：「不論甚麼的河，樂子祇要洗得澡的就是了。」那人聽了，心中暗罵：「這黑囚攬的，要問河洗澡，這樣可惡，把我按這一交，又討我的便宜，要做我的老子，我且哄他一哄，叫他空走一遭遠路，仍舊洗澡不成。」遂說道：「朋友，你要問河洗澡麼，這裏左右卻沒有河，你可從那樹林子過去，那裏有一條大河，水色清流，盡可洗澡，除了這一條河，都是旱路。」鄭恩遠遠望去，果見有一座樹林，也不問遠近，說聲：「樂子去了。」扯開了腳步便走。那人見了，暗暗歡喜：「我且叫這黑囚攬的吃些苦。」遂把稻子擔兒挑了，竟望前面而去。

祇說鄭恩當時撒開飛腿，奔趕路途，耳邊祇聽呼呼風響，頃刻之間，約走了十數里。過了樹林，四下一望，那裏見有河水，都是村莊園圍。鄭恩方纔醒悟，罵一聲：「驢球入的，樂子被他哄弄了，倒白走這一回，沒有得洗澡，停會兒見了他，叫這驢球入的吃苦。」正要拔步回身，祇見莊後露出一所瓜園，正見園門開著，一眼望去，見那瓜橫鋪滿地，其大如斗。鄭恩滿心歡喜，口角流涎，想道：「樂子走得熱極了，且把這瓜兒解解渴，再去洗澡未遲。」遂邁步走進園來，要把瓜兒解渴。有分教——半日受三番辱，一瓜定千里姻緣。正是：

未經軟玉溫香趣，先受揮拳擲足欺。
畢竟鄭恩吃瓜有人見否，且看下回自知。